

芳草集

蔣屏風

北平樂華書局出版

# 芳 草 集

蔣 屏 風 著

樂 華 文 學 新 刊

# 芳草集

平裝洋三角五分

精裝洋五角

著者 蔣屏風

發行者 劉文俊

出版者 樂華書局

北平西直門

總發行所 樂華書局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

(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)

# 天涯

(原名「曇」)

長篇小說

「天涯」是作者的長篇處女作，裏面敘述一件青春農婦與年輕男子私奔的事，取材機警，結構緊張，文筆流利。是一部哀婉傷感的創作。

——即將出版——

## 目 次

|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前記     | 1 — 4     |
| 「紗簾疏影」 | 5 — 14    |
| 胭脂葉    | 15 — 22   |
| 曇      | 23 — 30   |
| 露台小景   | 31 — 38   |
| 芭蕉雨    | 39 — 46   |
| 聲 音    | 47 — 54   |
| 霧 夜    | 55 — 62   |
| 濃 醉    | 63 — 70   |
| 荳蔻花    | 71 — 78   |
| 浪子與月   | 79 — 86   |
| 青春線上   | 87 — 94   |
| 楊柳岸    | 95 — 102  |
| 後 記    | 103 — 104 |

## 前記

這本小冊子因爲是在春天，在一個芳草萋萋的時節裏編成的；而且裏面所收的又瑣碎得像草芥一樣。于是我就名它爲「芳草集」。

回憶起自己自從開始玩弄筆墨一直到現在，不覺已過去三年了。三年之中，差不多每天都和文藝接近着。同時也許因了我的性情頗與人家不同，我不愛煩囂飛灰的都市，我常常戀着寂寞。有時寂寞厭了，自然也希望吸收一點別樣的空氣，不管是熱烈的也好，是冷淡的也好。但終于是爲了先天的劣根性的趨勢，到後來我又會悄悄地過着寂寞的生活的。

也是因爲想暫時跳出這一個寂寞的霧圍，去年春天，就在故鄉的一家報館裏做事。年來在杭州過着冷板凳的生活，每天都伴着北窗和枯樹，心裏很不好過。于是我贊同了一個朋友的意見來過一下夜生活。夜生活在我生命史上這還是第一遭。

然而夜生活對我終究是不適宜的。雖然在黑夜裏，在我的眼前，忽地增加了一盞五

十支光的燈，我的心卻依然是慘澹的。撫着慘澹的心，做着慘澹的夢，一股活力便浮動在我的臆念中。我假裝給開起了一朵不自然的人工的花，我期待着吃一粒半苦半澀的果子。只要這樣，我已經很甘願了。

但事實又往往會使人感到失望，許多偉大的事是不允許一個平庸的人去敢的。的確，許多友人們都說我是一個太平庸的人，雖有時也會不顧環境和潮流的去碰一下，但碰出了血總又是自己的損失。因為我常常和露西亞人一樣是愛着做夢的。

于是又做過一次夢。我不得不在一家人慘澹的囑咐裏匆匆離開了故鄉，我到開着「春之花」的杭州去。我跟跣地穿着一套淡灰色的西服，用手帕拭了拭蒙着灰塵的眼鏡的玻璃片，母親逼着我下了船，一家人都浸在無可奈何的漩渦中。這一回事，我將永遠牢記着。

到了杭州，第一個人我去看的便是我的親戚也是我的同事琴。他在杭州的一家銀行裏當職員。他當初對我這問題也皺了皺眉。後來也就認為是平庸的事了。到杭州的那幾天，我真像一隻迷途的羔羊似的一忽兒住在這兒，一忽兒又住到那邊，身體跟着心不安定地搬走着。直到四天後，琴才告訴我他那兒在有空床子，叫我到他那邊去住幾天解解

悶再說。我的理智敵不過他的殷勤，我終于住到他們的別墅中去了。

收在這裏的幾篇不成樣子的東西便是我在他們的別墅裏寫成功的。而且都先後在報章上發表過。原本有二十篇，可是一部分是在旅行的途中遺失了，找了許久，還是找不着；另一部分則認為不大滿意，免耗費讀者的金錢和眼光，也就把它們刪去了。這裏的一些自然也算不來是精華，只是爲了一己的偏愛而已。但當我寫完每一篇的時候，我都戴上了傷感的調子在臉上和心上。說一句實話，那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在世界上生存下去，要是一旦有了灰心，說不定這些會成爲我的最後的禮物給人間哩！

如今，在苟且裏，我畢竟忍着一切生存下來了。雖然有很多時候跟環境開着戰是失敗的。我總是勉強應付和支持着。自己雖只一對細弱的腿兒，我卻還能夠踢倒一些傀儡們的頭顱在地上；雖只一雙深陷的眼睛，我却也能看出了一切人間的陰私和瘴氣。憑着這些，我得安慰自己；也憑着這些，使自己再有生存下來的勇氣和毅力。

近年來，身體感覺得瘦弱下去，醫生診斷我是患着初期的神經衰弱症，我明知這疾病是無關於生命，這是一種現代人用腦過度的流行症，可是我對自己常常感到淒楚，我默默擔心着自己的一切，不管是現在的或將來的。因爲在實際上，我還只是一個二十二

歲的人哪！

在付印之前，理應趁機會修改一下原稿，但等我一一翻看起來，頭腦又有點昏昏的不好過，我就又把它們去下了。好在我原只企圖着留下一個紀念，是一個在沒有綠洲的沙漠上行過路的深深的足印，只要當得起「紀念」兩個字，便可使自己安慰了。

末後，我要謝謝我的親戚賈君，他借給我那一座美麗的別墅，使我能安心寫下這些東西；同時還感謝那別墅窗前的幾株披着濃蔭的梧桐，它給了我不少的材料和詩意。

我更將這小冊子忠誠地，真摯地，獻給我的亡友徐曼安兄做週年忌的禮物。

一九三七，春于故鄉之茅廬

「紗簾疏影」

# 原书空白页

去年秋天，我才認識一個朋友：二十八歲，矮矮的身材，一套常青色的西裝，圓球似的領結打得挺美麗。臉上：細眼睛，微微的皺紋，短短的鬚鬚，亂亂的頭髮，春天的笑。

「貴姓？」我第一句就這麼問他。

「咳，咳，敝姓朱！你——」他有一股遲疑的神情，口吃着。

「我，歐陽，此地的國文教員。朱先生是擔任藝術課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！是！我擔任音樂和圖畫，我是代課來的，我不會教得很久，而且我還沒有完成我的學業。」他一口氣說完了這句話，在這話裏就顯得他是個很可交道的人，說的時候老是笑着，脛廓上的微微的皺紋彷彿水波浪。

這樣我們就認識下來了，我們還生下了感情。因為這是環境替我們拉弄來的。

因為校方的分配，叫他和我和住一個大大的房間，我們就沒有異議，平平安安的住下來了。他的牀和我的正好是斜對面，晚上只消掀開帳門就可互相看見，而且可暢暢快

快地談天說笑。白天，他的工作很忙，我的工作雖沒他那樣，却也並不十分有空。於是我們談話的機會差不多只有晚上，要不然則算中飯以後，但中飯以後是睡午覺的時候了。——我們規定每天睡十五分鐘的午覺，藉此恢復了半天來的疲勞。

天氣一點點涼快起來了，我們的感情也一點點深刻起來了。有一天，是星期日，我對他下了一個苛求的提議：

「老朱，你一定不准推却，我要拜託你畫一張肖像油畫。」我說這句話是有理由的，因為他曾對我說過：像我這種面孔很容易作肖像畫，更容易畫得很像。

「肖像畫，是不是？本來是沒有什麼不可以，只是我的油畫程度太低拙，畫不好。還是過幾天送你一張傑作吧！」他說着哈哈笑了一陣，似有一份抱歉。

「傑作？什麼時候畫的？」

「在，在最近的將來，我一定畫。」

「那末，就從今天開始，好吧？」心急是我的本性。

「好，好，讓我想一想題材，我給你畫一幅彩色畫，油畫我是不擅長的。」他就坐在藤椅上閉合了眼睛，彷彿有所思慮的樣子。

其實，我是對他不起的，這天我已經跟別一個同事有了約，我約他到西溪去看蘆花，本來我也叫老朱同走，大家一夥兒可以減少一點寂寞。但我看他閉合了眼睛，而且正在找尋題材的時候，因為希望他能早一點把那張畫構成，就沒有去喊他，我願自提了一隻照相機走了。

「老朱，晚上見，今天你一定給我工作。我三十萬分的感謝你！」

老朱大概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，也沒有答腔，我却一逕走了。

傍晚，我負着疲倦回到房間裏來，他抬頭看見了我，彷彿有些氣忿。我却先上去解釋了：

「對不起，老朱，一個朋友硬生生將我拖住，簡直使我沒辦法逃出來，沒法，好，明天我請你看電影吧，你不是愛看「詩人遊地獄」那張片子？因為這就是但丁的名著神曲改編成的。」

他點了點頭，臉上又置着笑：

「歐陽，我給你快完成了，那張傑作。」

「什麼題材？」

「我正缺少一個詩樣的題目，你給我想吧！」

說着就從畫架上拿下一張大大的畫紙來，畫得很簡單，但很有神，我覺得那畫幅上簡直無法少一筆，他的用筆真是經濟極了。

那張畫面上的佈局是這樣的：淡淡的水色作了全畫的底子，畫的正面僅僅是一個窗子，窗門彷彿是被風掀開着，無力地跟牆壁碰在一起。因為掀開了窗門，一張淡綠色的紗簾正好掛下來，而且受到風的逗弄，正在慢慢地飄蕩，在畫上，我們可以看出簾的一角彷彿捲了起來，樣子很自然。這紗簾的質地很薄，幾乎比紙還薄些；而且很疏，要是人坐在窗子裏面，也可以隱約看見外面的東西。其他映進我眼臉裏的：紗簾的外邊有一個疏疏的影子。

「這是人呢？還是樹木？」

「你猜猜看，你的欣賞力是不弱的。」

「是人，一定是人，我還認定是個女人。」

「從什麼地方你看出這是個女人。」

「從上面那一簇披散得亂亂的東西裏，那彷彿是柳絲的樣子；還有兩堆飽滿的胸脯

，我說一定是。」我說着，帶着神秘的笑。

這時他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地把眼睛擠做細細的一條，視線從這細縫裏漏出來欣賞自己那一幅所謂傑作。

「你預備給它題個什麼名呢？」

「你給我想想看。」他看看我。

「紗簾疏影，這個名稱好不好？」我一口說了出來。

「好極，好極，天曉得你會想出一個這麼好的名稱來，過會兒你給我題字吧，那真是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了。呵呵呵！」他拍了兩下手，笑臉融融的站了起來。

吃過了晚飯，我們又免了往常的散步，一同跨進房間裏來。他的第一句話是：

「歐陽，這張畫畫得不好，過幾天再給你畫過一張好不好？」他的話是吞吞吐吐的。

「不，不，這在我已經很滿足了。」我曉得他，因為他很滿意那張畫，他有些捨不了它。於是就這樣對我說，他是有些哄我的意思的。

第二天，他又將那畫修飾了一下，而且又欣賞了好半天，臉上堆着滿意的笑。

「傑作，真是傑作，無尚的傑作。」我的口氣有一半是恭維的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，快拿去，好好的保存它，毀了它就等於毀了我。」

接着他便用了戰抖的手將那幅畫遞給我，還補充了一句：

「最好配上一個照相架子，掛在壁上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一定配，我一定配。」我肯定的回答他。

因了他贈給我那幅畫，我曾送給他許多的書籍和故鄉的土產。但一轉眼，時間便匆促地溜過去了；當我還沒有將故鄉的美酒帶到的時候，他已經要離開這學校了。因為他的代課期已很快的滿了。

將別時，我曾問他：

「老朱，你的計劃怎樣？」

「我，我預備到法國去跑一趟，我的叔叔在法國，我的族兄也在法國，他們都是研究藝術的。只要能籌好一筆款子，我遲早會動身去的。」

「但是，我可惜不能帮你的忙，完成你的大志。」我很歉仄地。

「那裏的話，那裏的話。」他客氣地說着。搖擺着頭。